

## 作為人類的條件——

### 《人間的條件》第一部的影片分析

◎ 吳德淳、林鴻鈞

#### 一 前言

《人間的條件》本片全長九小時半，分上中下三部，劇本改編於五味川純平的小說《人間的條件》，是二戰後立即以嚴肅態度面對侵略史實的少數影片。該片導演是小林正樹，並由仲代達矢、新珠三千代、金子信雄等知名日星主演。全片以反戰思想為核心，故事講述一九四三年的滿州，男主角梶為了實現其人道主義的理想，反對日本軍國主義，而惡戰苦鬥至死方休的故事。雖然本片的藝術成就有限，但它卻以傑出的劇本展示出各種階級的處境，凸顯出日本侵略的根本原因是階級利益所導致的。正因為本片具有這樣特殊的觀點，本文將集中在情節線索的解析上，為讀者呈現出導演對這場日本侵略戰爭所提出的反省。

在《的條件人間》第一部中，出場人物最多，情節交錯最為複雜。這是導演為了提供一個日本人自我反省侵略戰爭的全景視點。這個視點不但展開了認識戰爭中各種階級處境的地圖，也演示了一位左翼理想份子的各種困境——包括民族、階級、愛情和友情等。而在這如織網般的情節中，影片主題由以下三條戲劇線清楚地表現出來：一，主角梶的人道主義如何從崇高的理想，到軍部的阻撓而挫敗。二，中國俘虜王亨立在監獄中如何不放棄作為人的信念，最後帶領戰俘逃亡。三，同時，梶的奮鬥雖然失敗，卻在影片最後得到愛侶的支持，攜手從砂谷中爬出，讓觀眾繼續思索人道主義的真義和理想。除了這三條戲劇線之外，影片也以兩個配角——小高、小陳——來呼應梶為了維持作為人的基本條件而犧牲的殉道形象。以下我們將先從這三條主情節線開始進行影片分析，並擴及到影片中的歷史背景，以及人在那個戰爭環境中所採取的團結抗爭的方法。

#### 二 三條主要的戲劇線

##### （一）梶的人道主義失敗

影片一開始，我們看到梶懷抱人道主義立場，向採礦部部長提到：「我們應該像對待正常人一樣對待那些勞工」。隨後，在部長的安排下，梶暫時免去從軍的困擾，來到老虎嶺。在男主角梶第一次和廠方開會，他認識到廠方仍緊抓老舊思惟，認為必需有足夠的工人，才能達到生產力。而梶因為發現廠方暗自特許日人管理者苛扣勞工的方式，因此建議所長應從改善勞動條件著手。但梶卻因為這樣的理想，以致於當他進行改革的同時，也展開了和所有工作

夥伴的衝突。這注定他將在未來的工作中不斷遭到同事的暗算，導致他雖身在囚禁戰俘的鐵網之外，自己卻也如身陷四面楚歌的電網之中。

首先，所長黑木一心只想受軍部表彰，只關切產量是否能提高20%。他對於梶的建議常常認為理論可能正確，但跟實際是兩回事。此外黑木常常在國家戰爭的名義下，頌揚工頭岡崎的暴力使用，讓梶無法獲得上級真誠的支持。最後，當梶為戰俘求情而遭刑囚拷打，黑木更只是冷眼看著梶離職從軍。

此外，監工牟田、小林、金田等人剋扣工人工資，每一工人平均工資1.7元，但工頭淨賺一元以上。當梶查知他們的惡行，牟田等人被解散工頭組織而離職後，一方面他們到山海關招募流亡工人，先借流亡工人五元，讓他們走到礦山，騙取公司二十元的招募費。另一方面，則拐騙小陳並將戰俘騙出轉賣到其他礦場，讓梶不斷受到軍部的威脅。最後古屋更演出一場奸惡的放行計劃，讓小陳死於電網，梶立即失去重要的工作伙伴。而這也造成梶要和中國囚犯進行工作討論與激辯時，始終無法得到他們的信任。戰俘為了個人的基本自由，仍要一波波進行逃亡，讓梶內外受挫，身陷砂塵風暴之中，猶如他剛到老虎嶺時的困境一般，終以失敗離職收場。此外，梶的太太、小陳、沖島，還有他不斷為之努力的戰俘，在劇中也常常為無法理解他的理想和信任他的人格，使梶腹背受敵格外辛苦。

就全片的劇情設計來看，梶以一人之身竟要和日人同胞進行階級對抗。他的同胞以戰爭為幌，行壓迫榨利之實，達昇官發財的目地。而軍部則是無情無理的壓迫者，隨意裁贓戰俘的逃亡，並要梶作為處決砍頭的見證者。最後，梶則成為代罪羔羊，被軍方懸吊鞭打飽受酷刑，凸顯其所處的民族和階級的困境。這讓我們看到在戰爭的極限狀態下，一位理想的左翼青年雖有強烈的個人意志，不斷為勞工爭取權益，終究只能成為幫助廠方提高生產力的魁儡，只能是軍方懸吊鞭打的對象。

在本片的原著劇本中，編劇更透過這個只能是「魁儡」或「牧羊犬」的主角自述，傳達了編劇本身對日本侵略戰爭的日本看法。梶曾說：「問題是有些日本人，他們比你們中國人更先受到日本人本身的侵害。你們的遭遇，不過是所謂『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』；也就是燒殺我們的火災，漫延波及到你們，以致烤焦了你們的皮膚。」因此，我們看到導演透過主角的遭遇，讓我們思考戰爭對於日本人自身以及中國人民的戕害，如何無情的摧毀人們做為人的條件。

## （二）王亨立的逃亡成功

王亨立是全片唯一身處電網的圍困，卻始終能以清晰的思路反抗壓迫者的形象。他不僅領導戰俘的逃亡，更扮演梶的工作導師角色，讓人對這位身材短小身著白衣的被壓迫者印像深刻。其所帶領的戰俘逃亡成功，讓人看清：戰爭雖是民族間的衝突，但更深刻的理解恐怕是階級間的利益衝突。

所謂的戰俘或特殊工人，常常是日軍在所謂的「清鄉工作」中，包圍被侵略國中有敵對性的村落，強制抓出男人以執行勞務。在影片中，軍部為了前線戰爭的需要，要求採礦公司緊急增產，因此配發六百個戰俘由火車運來老虎嶺。而戰俘在日本國家的利益需求下，在三千伏特的電網內為提高戰爭資源而工作。

然而，在軍部的壓力和三千伏特電網的威脅下，為什麼戰俘有機會逃離？這一方面是戰俘懷著人類的基本慾望一回家，另一方面則是日人在私利的引誘下，違背了自己國家的大利益，

協助戰俘逃脫。當中國人小陳看著戰俘在山頭上展開工作，梶在一旁特別問及：「你認為他們會跑嗎？」陳說：「他們過去在自己的村莊上工作著，他們當然想回到自己的村莊。」一語道破被侵略者簡單而自然的逃亡動機。此外，為日人工作並被母親告誡不要和日人作對的小陳，為了求得麵粉，讓剛被解雇的日人牟田以及韓國工頭和中國妓女利用，暗通變電所工人，私自在午夜時將電流切斷，讓戰俘得以逃出，使韓國工頭能夠轉賣戰俘從中獲利。然而就在幾次成功得手之後，梶的同事古屋為求所長的歡心，竟設計讓小陳騙戰俘逃獄，並將他們當場逮捕，讓自己顯得比梶更有本事掌握控制戰俘，而得以取代梶的位置。也就是說，他企圖在國家掠奪中，謀取個人的名利，雖然兩者是衝突的。所以，王亨立之所以有機可趁，順利逃出營區，正是在這樣的矛盾情境下進行。影片正好利用這一段情節的安排，諷刺的暗示：戰爭因侵略國的「利益」需求而發動，但戰俘的逃亡卻也因為侵略國中個人「利益」需求而得以成功。事實上，戰爭是個人及區域的利益擴張導致的，而民族間的衝突更是個人利益擴張到極限的結果。此外，本片的原著其實也透過王亨立的口，說明了本片的片名和主題。他說：「我深深感謝日本管理人供給我鉛筆與紙張，那麼我本身與別人，都還應當承認我仍舊是一個『人』吧！只是不幸的很，在我埋首疾書之時，紙張的空白已盡。這正表示作為人類的條件，已瀕臨幻滅的邊緣了。」

### （三）愛情從砂谷中爬出

除了上述，本片還有一條更基本的劇情線：是由梶對婚姻的猶豫開始，直到兩人對愛情的再確認的過程。這也是片中唯一令人稍微振奮的劇情線。起初，在東北的太平南門下，梶背對一列軍隊的經過而面向女友美千子。隨後，梶因為自己隨時可能被軍隊徵調的忐忑，在漫天的大雪中拒絕了美千子結婚生子的提議，讓她哭泣的離開。隔日，在梶告知自己暫時免除徵調時，她便與梶在沙塵紛飛的時候來到老虎嶺。

由於梶不斷在工作上受挫，以致於每次回家，兩人常常無言以對或吵架收場——雖然太太都以無比愉快的心情來迎接他。諷刺的是梶在家門外，以大愛的心為勞工爭取基本生活條件；但在家門內，簡單的夫妻兩人卻無法在平等的位置上對話。直到有一次，梶看到電網內外老高和春蘭所表現的真情和勇敢。而美千子在友人靖子家中，被提醒問題的癥結，是美千子忘了自己是一個女人，只記得自己是一位「太太」，應該更關心和詢問梶工作上的每一個細節，以更寬容的態度來面對梶的工作。這兩個情節使兩人在片梶終於有機會攜手從砂谷中爬出，讓我們看到寬容在愛情中的力量。雖然梶的人道主義雖暫時失敗，但又另外點起一把微弱的希望之火。

## 三 三個受難者的形象

至此，我們還要提出兩位和梶呼應辯證的兩個角色。在劇情的安排中，這三個人都為了維持做人的基本條件而受難。

### （一）老高——電網內的反抗者形像

影片中和梶最為相似，敢於反抗卻又過於理想，雖然失敗但卻獲得堅貞愛情的人，就是老高了。老高曾當著日本管理者吐痰，並說：「日本人會說好話，也會寫好字，但就是不會遵守諾言」。讓我們看到他對侵略者本質的了解。

影像中有兩次將主角與老高並列在一起，除了彰顯他們相同的理想與困境，最後也是因為老高的死導致主角終於有勇氣反抗日軍的殺人。第一次是中國戰俘在三千福特的電網內被沖島訓話時——「這道電網能不能落下就看你們了」——梶與老高並列在影像中，分別將頭朝向左右兩邊。這是很有趣的一個鏡頭，因為身為逃犯的老高想獲得自由，而梶則想給這些戰俘基本的人道待遇，兩者都希望電網可以落下。

事實上，老高他們這一群戰俘，被密封的車廂運載到老虎嶺，然後又進入坑道內採礦，並敢於對不公的對待拿起石頭反抗，這樣的形像呼應著在電網外的反抗者——梶。同時，導演兩次將這兩人的愛情發展平行剪接，隱約讓我們感受到老高在電網內對愛情的執著，甚至感染了正對愛情和事業迷惘的梶。第二次兩人影像並列是，當老高在片尾將被處決時，他與梶並立在刑場，中間隔著一個屍洞。當梶望著老高，他似乎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命運，卻只因為他是日本人而倖免一劫。而當老高死去時，也是梶理想破滅之刻，他終於醒悟自己的努力終究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下的一條牧羊犬，因而勇敢地阻止日軍繼續殺人。

## （二）小陳——電網外的馴服者形像

因為母親要求麵粉與「不要反日」的原由，以及被情慾所驅使，使得小陳慢慢走向被日本人所設計的無情陷阱。但小陳畢竟還擁抱做為人的最後條件，不願看著自己的同胞被騙而被處決，最後慘死在電網上。

小陳的「臣服」形像，一開使就在導演巧妙的設計下展開。我們看到小陳在第一次出場時用自己的雙手壓住中國勞工的雙手，一一按指紋。隨後，小陳迷迷糊糊地成為其他人遂行其計謀的工具。緊接著，小陳多次出現在慰安院中，並和慰安院的頭頭金東福以及亡命的韓人張命贊的行像混合一起。小陳似乎癱瘓在這樣一個「慰安」的環境中。最後，小陳發覺古屋為邀功而故意設計戰俘逃亡後，他不希望同胞被設計而遭軍部處決，更不願意自己成為古屋邀功的工具。在良心發現後，在猶豫徘徊中，小陳終於決定親自到戰俘營，要求戰俘取消逃亡計劃，但卻被電網外的古屋所阻止。由於小陳尚未通知變電所切電，終於讓企圖逃亡的戰俘死在高壓電網上，而自己也因不知如何自處而羞愧地向電網撞去。做為一位被敵人驅使的角色，當自己的良心發現後，命運似乎不得不如此。

這個悲劇性的角色，在影像中也與梶互相呼應。在等待戰俘運送時，梶曾告誡小陳：「在戰爭地區，你有同情就會被殺。」在日軍屠殺戰俘的那場戲，日軍軍官同樣告訴梶：「同情敵人的最好死掉！」影片利用對白的呼應，聯繫了兩人的關係。結果後來兩人都為了中國戰俘而走上險路時，都展現勇氣去對抗壓迫他們的勢力。

## 四 日侵東北的歷史背景

日本帝國侵略中國東北的雙面刃，一是南滿鐵道株式會社，一是關東軍。片頭一開始顯現的字幕昭和十八年，也就是在西元1943年時，梶任職於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調查科。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這個組織創設於1906年，第一任總督為後騰新平，以經辦鐵道、開發煤礦、移民、畜牧業……等所有經濟事務。其組織部門有總務部、調查部、運輸部、礦業部、地方部。它不僅是一個經濟組織，還對其所經營之地區握有行政權力，不但是東北的國中之國，還是日本殖民東北之前鋒部隊，積極配合日本帝國之侵略活動。



關東這個詞，即指山海關以東的奉天、吉寧、黑龍江等地區。俄軍強佔遼東半島後，便將它取名為關東洲。日俄戰爭結束後，日本取得遼東半島的租借權，在當地成立關東總督府。關東總督府下轄一個師團的兵力，約一萬名士兵，這也就是關東軍的前身。關東軍的稱號，一直到1919年日本在東北設立關東廳才正式成立，目的是為了保護南滿鐵道株式會社，以及日本在「關東洲」的權利。到了1942年，日軍偷襲珍珠港前，關東軍已經擴充至85萬人，號稱百萬。

為了求得戰爭的勝利，日本早就公然把中國的資源納入總體戰的計劃，以「滿鐵」作為經濟侵略的組織，而以關東軍作為武力支持。日本在1922年制定的《陸軍軍需工業動員計劃要領》第53條，確定戰爭資源可由滿洲取得。1932年9月，關東軍制定《關於實行日滿經濟統治方面基本條件的意見》，表明了要以滿洲資源，使整個日本經濟過度到實行總體戰的「高度國防國家」的意圖。為了具體實行這個計劃，關東軍提出「一業一社主義」的「特殊會社」（由國家出資），承認其壟斷的權力。1936年，日本開始對滿洲進行「長年計劃」（《滿洲產業開發長年計劃》）。其特點為：首先，消除日本帝國經濟上的缺陷，如經濟資源不足、國內市場狹窄、人口過剩等。第二，期待日本資本積極侵略東北。第三，這個計劃的目的是「統治經濟」，也就是使日本完成能夠承受近代戰爭的「高度國防國家」。1940年，南京傀儡政權成立後，所發表的《日滿華經濟建設要綱》，則確立了其基本方針：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下，以「國際分工」來統治朝鮮與中國，加快其資源的掠奪，為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作準備。

上述的這段歷史，正是影片《人的條件》利用主角梶的遭遇，描述當時的中國東北是被這兩個政治侵略組織所控制。以至於他想善待中國勞工與戰俘的人道精神，在日軍的總體戰體制下必定受到挫折。將上述的歷史背景放在影片中來觀看，就可以發現三條緊密的線索：

一，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榨取東北資源，而關東軍是其權利的維護者。除此，影片更含蓄地指出日軍侵略的背後支持者是日本天皇。影片開頭的第二場戲，便是藉由一部關東軍的軍用機車，緩緩駛向滿鐵公司，暗示出兩者的合作關係。而老虎嶺的經理黑木，提高礦區產量的原因，就是他常常向屬下喊的：「別忘了，這是一場戰爭」。當礦場的工人不足時，關東軍也會派遣戰俘前來，影片中的六百名戰俘便是因為這個原因而來的。其目的，當然是為了提供日軍的作戰資源。關東軍也因其武力因素，而成為凌駕南滿的最高權力。所以，當戰俘勞工脫逃或死亡，日人管理者必須向關東軍匯報。處罰勞工的最高權力，也是關東軍。甚而，當主角梶為了勞工而抗爭時，他也受到關東軍的鞭打。另外，在一場容易被忽略的戲中，已經隱約地批判軍國主義的神道思想。在神社前的頒獎典禮的那場戲中，黑木經理以古雅的日文朗誦這次礦場增加百分之二十產量，並頒發獎狀給梶等職員。這個以神社為背景的场景，便隱約地說出日本天皇其實是這場戰爭的真正的支持者。

二，作為一個政治組織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，其社榨取東北資源不遺餘力。除了煤礦，影片也透過麵粉與煙草等情節暗示這層經濟侵略的關係，因為這兩項民生物資全被滿鐵所控制。小陳為了母親想吃白麵，不惜偷竊，終致死亡。日人管理者，卻有一定量額的配給，甚而勾結管理麵粉倉庫管理人，私自運出販賣。另外，王亨立面對梶的請煙時，漠然地拒絕，並說：「日本人不會充分地發給我們。」這句話也說明菸葉也是滿鐵的獨家企業。其實，不僅是煤、煙、麵粉，包括船業、工業、牲畜業、農業……等各類經濟活動，已被滿鐵全部劃歸為經營的經濟事業的一環，統一在總體戰的戰爭需求之下。在經濟剝削下的東北人民，不是走向為麵粉而走險的小陳路線，便是像王亨立般斷然拒絕煙草來發出抗議之聲。

三，梶原本任職於南滿的調查科，為了不想從軍，只好接受經理的派遣，到老虎嶺煤礦區擔任工頭。但這個免除兵役的做法並未能讓他逃離戰爭的漩渦，而是擔任了日本帝國總體戰下的「牧羊犬」。他的書《殖民地的勞務管理諸問題》，原本是要讓中國工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的對待，以提高礦產產量，但其目的卻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一致。這顯示者，他無法逃離戰爭的應影，他到老虎嶺工作也只是一種逃避。就像他朋友在片頭一開始所說的：想要逃離這場戰爭，只有死亡。果然，梶也一步步走向死亡之路。

## 五 團結抗爭

梶寫過一本關於管理中國勞工的書，即《殖民地勞工管理》。看過的人往往對他說一如他同事沖島一寫到重點上了但沒談到重點。這個重點即是，要讓這群中國工人獲得平等的地位可能嗎？事實上，如果在關東軍與南滿的管理下，根本不可能發生。如果真能讓中國工人獲得平等的地位，那勢必要衝破日本管理東北的體制才可能達成。若要維持一個人的條件，勢必與梶所處的工作體制產生衝突。其方法將是不同階級間的團結抗爭。這也是梶一開始所沒設想到的，但在實際活動中才體驗的道理。

妓女春蘭曾質疑老高為何中國人那麼多，卻沒有辦法與日本人反抗的問題。這正顯示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問題。大家只知道自己受苦了，卻不了解原因。這個原因，不僅是中國工人與日本管理者之間的問題，也不僅是中日戰爭下的影響，而且是人在這層層環環的結構性因素之下，如何去維持作為一個人的條件。具體而言，這裡的作為人的基本條件就是平等與自由。當崗崎拿石頭砸死一個中國勞工時，他完全不必受到任何處罰。所長的理由是，優秀認真的日本人比骯髒懶惰的中國人重要多了。可是老高砸傷崗崎時，卻被關東軍處以死刑，完全不必將過審訊。這使得梶面對中國勞工時，完全無法取得他們的信任。因此，影片有意利用兩人砸石頭的情節，卻獲得不相同的結果，來暗示兩個不同階級間的不對等與不公平。

那麼，處於這種不自由與不平等的環境中，梶與這些戰俘勞工必須怎麼辦？王亨立在回答金東福所言的「沒有志氣」的指責時，曾說：「並不是那樣的，人是靠不幸的原因站起來的，只要我自己找出不幸的原因。」明白自己不幸的原因，是首先讓自己站起來的方法。所以王亨立不同於同是被殖民者的韓國人與小陳沉溺在妓院之中，而是勇敢地思考面對的方法。了解自己的處境後，才能接著採取行動。那個行動就是不同階級間的團結抗爭。所以，王亨立告誡梶，真正的人一定會找到同伴的，不然就只是戴著人道主義面具的殺人魔。因此，梶在日軍殺人面前勇敢地阻止時，王亨立才能號召全面的犯人一起行動，讓日軍的劊子手警覺到群眾的威力，因而罷手。這個不同階級間的團結抗爭，才是讓眾人有可能獲得作為人的基本條件的方法。只是，在梶終於踏出他勇敢的一步時，同時也是取得群眾的信任時，他也必須承擔其壓迫者—關東軍—殘酷的懲罰。

## 六 結 論

綜合以上的劇情分析，本片情節的主題是：在戰爭的極限狀態下，一方面是侵略者的無情壓迫，但另一方面我們更看到人民對自由的渴望和對愛情的追求永遠不滅。

在侵略者的無情壓迫方面，我們看到戰爭對人性無情的摧殘。其實，不只是被壓迫者，更是壓迫者本身的人格扭曲。所有的勞務管理者都以戰爭為藉口，為自己的榨取行為做辯解。軍部的長官更直接的聲明，他們不管戰俘是不是全死了，但是一個都不能逃。在這層層的管理

者形像中，他們口口聲聲的為日本國的利益，要為天皇效忠展現自己的忠義之心。但從軍部到公司所展現的不過是一種偽武士道（武士道精神的轉向）。這一點恰好由影片接近結尾的一場處決戲中展現，我們看到武士刀只是和一個裁臧的殺人藉口結合，武士刀只淪落到為日本人的野心所驅使。而原來意義上的武士道，實際上是忠義之道，是一種古代的道德要求。但近代日本政府宣揚的武士道，由於受軍國主義的驅使，完全被政治因素所扭曲。人性被納入現實的政治網絡中，受異化而形成殺人的藉口。

另一方面，片中主角梶身為侵略國的勞務管理者，又是一位崇信左翼人道主義的理想份子，但在軍部的強大壓力下，即使他想為戰俘和勞工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—改善基本的食物甚至滿足戰俘的生理需求—但他永遠無法為戰俘突破三千伏特的電網束縛。一旦戰俘們無法獲得更基本的「自由」時，他們仍然要一波波地計劃逃亡，回到自己生長的村莊。這使梶注定要失敗，就像梶所自責的「這不是我的錯！我是日本人；但這就是我最大的罪！」這個人與人平等的原因，表面上是不同種族間的戰爭，實際上更深沉的原因卻是階級間的利益衝突。要打破這種不平等的束縛，也只有不同種族與階級的團結抗爭才能達到。

最後，當主角在理想幻滅後，她的妻子仍以無比的信心支持著他，愛情成為此時的唯一救贖。而這個愛情是藉由兩人以寬容與理解的平等對待，重新認識到愛情的真諦；這呼應了人道主義的起點—一人和人之間的平等對待。由上所述，我們可以看到身為侵略國的導演，正以深刻的主題和複雜的情節，提供觀眾一個反省日軍侵華戰爭的起點。

吳德淳 紐約大學（N.Y.U）視覺藝術碩士，大葉大學視覺傳達系專任講師，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兼任講師，東海大學美術系兼任講師，春天影像工作隊總監。

林鴻鈞 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，春天影像工作隊隊員，文字創作者。

---

《二十一世紀》(<http://www.cuhk.edu.hk/ics/21c>) 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四十八期 2006年3月31日

© 香港中文大學

本文於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四十八期（2006年3月31日）首發，如欲轉載、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，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。